

细节的层次、功能与锤炼

刘大先

20世纪是一个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艺理论流派，比如精神分析学、读者反映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文学……这些理论往往是自主的，它们可能是哲学的分支，或是从某一现象出发而归纳的独特观点，未必是通用的。但有些理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是通用的，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往往可以运用到其他文本中，从文学世界的内部进行讨论。这就是学院派的从理论到文本，它的末流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论文题目：《从女性主义视角下看萧红作品》《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待阿来的作品》等等，在学习过程中这么写是无妨的，但很难说它们是具有创造性的论文，因为这显然只是将理论当成了一把手术刀，机械地去解剖某一个作品，已经失去了文学批评的初心和真正意义上的功能。

还有一种是感觉派，即从感觉出发的鉴赏。这在大众生活中很常见，在80-90年代特别流行唐诗鉴赏词典、宋词鉴赏词典、元曲鉴赏词典，这些基本都是知名人士编写的，便于我们对某一个作品的深入理解，包括历史背景、人物生平及文学技巧等。但这与学院派所推崇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太一致，但也没问题，若一篇鉴赏文脍炙人口，其自身也会成为一种美。比如说李健吾、李长之等现代文艺工作者的一些作品，即使本身脱离对象，也会形成独立的价值。但现在经过了理论的反复训练后，若在座各位想成为学者或文艺评论者，显然还是要从现象中发现问题，从材料里面提取观点。而不是以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立论，之后找材料进行论述，即从现象到问题，从材料到观点。这实际上是新文本的一个转向：我们要重新回归文本，这个文本既指书面文学的文本，也包含图文结合的文本。将文本的概念，用新文本观来看后，电视连续剧、活动、综艺节目都可以称为文本，对任何文本都可以采取文学语言的方式进行研究。这就是文本的细读能力，它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能力，也是文艺评论的一个基本技巧。

“细读（close reading）”是新批评派提出的，新批评派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经过了历史洗刷后的经典化作品，经得起系统化的细致解读。但现在由于大众文化的批量化生产，对于大量的通俗文学文本，很难进行细读，（它们）本身也不值得细读。所以在比较文学界，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倡导了一种图绘式的研究方法：远读。作为一位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者，他深知面对海量的全球性资料，因语种、地域、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个体化的细读难以实现，因此他提出了这一概念进行补充。但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即便是“远读”这种宏观性的研究视角，可能也是不足的。若想真正意义上对网络文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还需一些辅助性软件，即机器阅读——通过大数据对文本进行可视化、图表化的处理，帮助学者更好地研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部分从事非创造性劳动的职员将会被其取代。这也是我们从事文艺批评或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崭新挑战。那么此时我们就应回归文艺本位，进行系统化、宏观化、社会化的创造性精神活动。

细读的方式有多种，我今天聚焦细节上，主要探讨三方面的问题：细节的层次，细节对文本的功能，如何

锤炼细节。传统文学概论上讲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均是由细节构成的，具体的人、事、物、行为、心理活动等。从基础层面来讲，细节让宏大的叙述结构变得生动、密匝、可触可感。但这只是它的表层意义，其深层意义在于它让平凡常见的事物在作品中褪去琐碎外壳而具有新鲜感，使人产生审美的愉悦和惊奇。中国传媒大学的张晶老师有一篇文章叫《审美惊奇论》，“审美惊奇论”是指文艺作品用其语言（文字语言、影像语言或其他语言）表现出跟现实生活不同的东西。这种陌生化理论就是要区别于街谈之类的日常用语，也要区别于新闻联播之类的官方用语，在日常刻板化之外，产生惊喜，使人享受美，我们才说它是文艺的。这个细节就会让抽象变得具象，让空洞变得充实。

细节在文学世界中擦亮了日常生活。它之所以区别于哲学、历史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就在于它用细节构筑起一个尽管是文字虚构，却坚固而可信的世界，它让文本世界充满了灵动活泼的生机和颗粒饱满的质感，不至于像调查报告一样枯燥乏味。

细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情节的类型，它不仅出现在故事的细部，更广泛地体现于物品、面貌、服饰、姿态、行为动作等各方面，用于加强叙事力度，增添趣味，更多则用于塑造人物。在凸显形象与性格之外，细节还能不动声色地蕴含情感和价值判断。细节富含着多重功能，最直观的无疑是认识上的，尤其是在现实主义题材与风格的作品中，往往能够裨补其他形式表述所难以触及的内容，让历史和社会的内容更加形象鲜明，就像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经典评价，从细节中可以学习到难以在其他学术分科中感知的具体而微的一般知识和地方性知识。比如赵树理和高晓声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农民算账的细节，是在统计学、经济学乃至文化史之外的部分。在益西单增、乌热尔图以及李乔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则能见识到不同地域与族群的从饮食、建筑到习俗、信仰仪轨的形态。与社会学、民族学或者人类学的客观描述不同，文学中的细节具有特写镜头式的效果，甚至能直击人心。

在认知之外，文学细节最根本的地方在于成就美学，它就体现在尺幅兴波，通过细腻而克制的笔墨，准确地抵达所要表现的对象，传递作品所要表达的观念，从而起到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效果。比如王跃文的《家山》，这是一本新的作品。时段跨越民国至今约一百年，通常很容易陷入到模式化之中，让小人物映现大历史，或让政治史与生活史互动，但该小说并未落入家族史的窠臼。开头不久写到乡村中两个家族械斗，四跛子处处忍让，喝醉了酒的外甥步步紧逼，他不得已抽刀自卫反杀了外甥。夜间四跛子姐姐喜英和丈夫兄弟俩打上门来，这里出现了一个细节：他们都是扛着扁担来的，而不是梭镖大刀，也就是说他们是来打人，而不是杀人报仇。这就是前现代乡土中国观念的显现，乡里空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关联，使得矛盾去靠民俗习惯法解决，而不是理性的现代法治条文。这不过是全书宏大篇幅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细节，却也如同露珠折射阳光一样，映照出整个小说关于传统中国的情义与共同体观念。

细节的营造离不开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观察对象既包括物质对象，也包括人情世事。刘亮程散文《正午田野》中写动物的眼睛：“驴眼睛跟人眼睛差不多一般高，不会小看人。驴首先看见的是人的上半截身子，不像狗，一眼看见的人的两条腿和小肚子，抬起脖子第二眼才能把人看全。鸡看人更是不像样子，至少分七八截子，一眼一眼地看上去；在脑子里才有个全人的影像，那过程就像我们读一部长篇小说一样。而且，鸡没有记性，看一眼忘一眼，鸡主要看人手里有没有

皖派批评家



刘大先，安徽六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贞下起元》《八旗心象》《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

有要撒给它的苞谷，它不关心你脖子上面长啥样呢。”这些细枝末节未必符合生物学真实，却符合文学的心理真实。没有平素的大量积累和对动物兴味盎然的观察基础之上很难写出。

锤炼细节需要对习焉不察的事物进行崭新的感受，在通过想象表述出来，进而让赋予其丰富的能量。钱钟书的《围城》中写方鸿渐与唐晓芙分手的时候，因为交流的误会和个性的缺陷导致事情不可挽回，方鸿渐告辞，唐晓芙盛气已经消散，只感到疲乏和懊恼，却听到佣人说方在路对面的风雨中站着。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就不顾笑话让佣人把他请回来。这一分钟显得非常漫长，然而就在她等不及，正要吩咐佣人时，“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撒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且不说钱钟书对女性心理婉转曲折的把握，“狗抖毛”式的调侃式比喻，已经表明方鸿渐的浮躁、幼稚、浅薄和自我中心，即便他这次被喊回去，两个人也注定走不到一起。仅仅是一句话里，就包含了人物的全部性格，通过那个动作可以窥见人物过往行事的态度和方式，这便是经过锻造后的细节的力量。

文艺作品中的细节提升作品质感，见出匠心独运，体现审美惊奇。达到计白当黑、意犹未尽的效果，让读者一见倾心、兴味无穷，其韵味、趣味和意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独出机杼的细节入手，然后进入到复杂的情节、开阔的视野、普遍的关切、深邃的思想与高妙的启示，是文艺作品获得自身品质与尊严的途经。

（田珂瑜、张斌甲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

